

万里长城,像一条巨龙蜿蜒盘旋在世界的东方。其上的每座关隘、每个烽燧、每处墩堡乃至每块砖石,都在演奏着穿越时空的澎湃交响乐曲,传颂着纵横绵延的传奇故事。我家乡的雁门关,也是这交响乐曲中一个动听的音符,传奇故事中一段感人的章节……

2021年5月,应同学相邀,我游览了雁门关。雁门关位于与朔州市相邻的忻州市代县境内的恒山山脉上,是勾注山的巅峰,东走茹越口、铁甲岭,与平型关相连;西行阳方口、宁武关,和偏头关互接。而雁门关、宁武关和偏头关又合称为“外三关”。雁门关地势险要,群峰夹道,两山对峙,其形如门。相传大雁南北迁徙时,需经此关飞越,故称“雁门关”。素有“得雁门而得中原,失雁门而失天下”之说,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。

游览车只能开到雁门关前的明月楼广场,游人就需下车徒步登山了。广场北侧依山势矗立着一座长有60多米、宽20多米、红褐色的巨型浮雕,上面主要介绍与雁门关有关的古今人物和所发生的事件。包括曾到此巡游过的20多位帝王;在此驻守过的20多位将领;还有经此关出塞和亲的5位公主以及专程或路居此地,留有诗词歌赋、笔墨丹青的10来位文人,时空广阔,内容丰富。

跨关河,穿过明月楼,踏着各色形状青石板铺就的斜坡道路而上。行程中路过一眼叫做“豹突泉”的泉井,井上建有漂亮的亭子,井又加盖上了锁。这是当年守关将士们的饮水之源,水质甘甜,水量充沛,且旱年不枯,涝年不溢,十分神奇。只是名字和济南的“趵突泉”同名,不知为何用“豹”字?仔细看了介绍,才明白果然与豹子有关。据明万历版《代州志》载,泉平地突出,若猛兽然,故名。这里的猛兽大概是指豹子的猛烈和快捷的速度而言吧,用来形容泉水的势头,可算是别出心裁了。当年此泉,滔滔不绝,出崖口,流入桑干河,

前几天,我有幸拜读了殷培续先生写的《王信山:我的良师益友》这篇文章,深感受益匪浅。同时也引起了我对大伯王信山的深切思念。

在我小时候的印象中,我们的家庭是一个热闹温暖的大家庭,每到星期日,我大伯就带着其他叔叔伯伯和孩子们,拿着好多食材回村和爷爷奶奶一块儿吃中午饭。回来后,我奶奶和妈妈、婶婶们就开始张罗做饭,而我的叔叔伯伯们就在另一间屋里下象棋,那其乐融融的场面至今留在我的脑海里。

中午吃饭的时候,我爷爷和伯伯叔叔们炕上坐,婶婶们和我们小孩子在桌子上坐,人多的话就端着碗筷到外屋吃饭,一大家子热热闹闹、高高兴兴,其乐融融的感觉是一辈子也忘不了的。久而久之,这种氛围也让我们这些小辈习惯了,每逢休息日,自觉不自觉地就回来和爷爷奶奶吃午饭;过春节的话要放完烟花、点炆旺火,陪老人熬完年才回自己的家。就算我到外地上学,也会记得爷爷的生日,在那一天给爷爷打个长途电话,祝老人家身体健康。我想这也算是我大伯无形之中带给我们的一种思想传承吧。

我上小学的地方和大伯家离得不远,经常上午最后一节体育课后,我就

一

叽叽,叽叽,叽叽; 嘿嘿,嘿嘿,嘿嘿。 每当黎明时分,阳台上挂的两笼画眉就开始低吟小唱了,好像在催促着它的主人“起哇,起啊,起哇!”悠扬婉转的歌声,实在是“叽叽”“嘿嘿”之类的拟声词所难以形容的。然而,朦朦胧胧中,这“叽叽”“嘿嘿”的吟唱又仿佛一首催眠的小曲,把我又一次推进了香甜的梦境。

我养的这两笼画眉,其实不是真正的画眉,是朔州当地的一种野生鸣鸟,灰褐色,长嘴长尾巴,外形与画眉鸟极其相似,只是羽毛不及画眉鸟鲜艳,尤其是眉纹没有画眉鸟粗壯显眼,如不细看,几近于无。但是,如果论鸣唱,它与画眉鸟是差不了多少的。因此,朔州人就叫它“土画眉”,或者干脆叫“画眉”。 其实,土画眉也是有学名的,名叫“山噪鹛”,雀形目噪鹛科噪鹛属,我国北方的大部分地区都有这种鸟,因此并不名贵,市场上百八十元就能买到一只。我养的这两笼画眉,是2016年在鸟市上用三只“雨点”信鸽换来的。妻子看见后对我说:“这叫啥画眉呢?咋没咱们以前的好看?”

“我也不知道,卖的人说是‘画眉’。”我回答道。

刚换回来的画眉,一看见人就拼命地在笼子里乱飞乱撞,不知它哪里来的这么大的力气。所以,画眉笼子必须配上笼罩才行,而且最好是双层的。那一种,也就是有里有面的那一种。把画眉圈在罩得严严实实的笼子里,放在地下阴暗处。目的是怕它撞笼丧生。随着它对环境熟悉,大约一个月后,就可以把笼子挂起来了。慢慢的,画眉就开始羞羞答答地鸣唱了。

二

养鸟爱好者都知道,百灵鸟和画眉鸟是最出色的两种鸣唱鸟。有人说百灵鸟第一,也有人说画眉第一,吵嚷的似乎很激烈。这两种鸟我都养过十几



雁门关游记

●孙建华

滋养了无数守关将士和过往客商。

继续上坡,就到了一处砖砌的门洞前,门洞和城墙相连,上有垛口,设有暗门,约有6米之高,门顶上刻有“雁门关”字样的石额,门洞两旁镶嵌有傅山先生所题写“三关冲要无双地,九寨尊崇第一关”的石刻对联,一砖刻一字,布局严谨,耐为壮观。门洞前不少游人驻足拍照,要把“雁门关”三字摄入镜头,留作纪念。这是雁门关北门的瓮城城门,俗称小北门,墙体与不远处巍峨的关城城楼紧密相连且成直角之势,是拱卫关城的头道门户,形成封闭瓮形包围圈。倘若敌人攻入此门,就等于进入瓮中,遭受四面的打击,陷入灭顶之灾。瓮中捉鳖也可能说的就是这种结果。再加上瓮城的地面从外到里都是步步高上的斜坡,这样更增加从下往上攻城难度,即使依靠云梯也难攀爬上来。雁门关经历了多少场战争,从未听说过被攻破此门。看了这些,我不由佩服古人设计双重防御工事的高明,真正体现了“一夫当关,万夫莫开”。

离城门洞不远,依势而建的高大宏伟的二层关楼拔地而起,坐向南北,沉稳威严。这就是关城的北门。城楼门洞上方额匾书刻“地利”二字,城楼二层之上高悬巨匾上书为“宁边楼”。二层为杨六郎祠,二层辟为展示古代冷兵器演变史的军事博物馆。两边城墙遍插各色旌旗,随风招展。倚立在城垛口旁,纵目远望,天空横云、风声猎猎,起伏绵延的群山峻岭,象凝固的海洋,环绕着整个关隘。修筑在峭壁深渊之上,盘旋在长城上的烽火烟墩、营寨敌楼,宛如整装待发的将士,威严肃立。

看着眼前陈列着的寒光闪闪的刀枪剑戟,抚摸着身旁摆放的锈迹斑斑的土铳铁炮,仿佛又回到了金戈铁马的冷兵器年代……是啊,在这兵戎相见的征战之地,历练出了历朝历代多少英雄人物的赤胆忠心,铸就了他们守土保疆,抛头颅洒热血的爱国情怀。从战国的李牧,到汉朝的李广,从唐朝的薛仁贵,到宋朝的杨业,诸多赫赫有名的将帅士卒都在这里战斗生活过。敌楼的风雪,

我的大伯

●王虎

会去我大伯家吃饭。那时候没有先进的通讯工具,我大伯大妈也不知道我多会儿去。上世纪八十年代是物质匮乏的时代,但我没有吃不饱不饱的感觉,总是能吃得 very 香。现在长大了才觉得那是给人添麻烦,可在那时候,我从来没有感到一丝丝被嫌弃,包括我大妈和两个哥哥、两个姐姐,从来没有!直到现在,我的两个哥哥、两个姐姐见面还是叫我的小名,看我的眼神还是像看当年那个小学生一般的疼爱。小时候不懂事,长大后才想到一件事情——为什么我临时去我大伯家吃饭从来没饿过呢?是不是我大伯、大妈宁愿自己饿肚子,也要先让我吃饱,这是一种猜想;另外一种猜想是,我曾经和我的二哥(王举)谈到小时候最喜欢的饭时,他说最喜欢我大妈把中午剩下的面片热成糊状吃,那个绝对是妈妈的味道,我想是不是我那善良的大伯大妈做饭总是多做一点,万一中午有客人来不至于

失礼,如果没人剩下的晚上热着吃也不浪费。反正不管哪种原因,总是我大伯的正确引导、谆谆教诲才能有这样良好的家庭氛围吧。

我大伯在生活上是一个很随和的人,没有官架子,但在工作上却是一个党性很强、原则性很强的人。工作中对自己严格要求,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一定先做到,组织上交待的任务不打一点折扣坚决完成。严子律己的同时也严于下级,所以无形之中也得罪了不少人。但我大伯从不后悔,违反党的原则、侵占国家利益的事情在他那里坚决不能发生。但在工作以外,不管是谁遇到困难,他经常热心帮助解决,特别是在金钱方面,他总是会拿自己的工资来贴补帮助,不求回报,无私奉献,对金钱看得很淡,只有别人欠他的,没有他欠别人的。那一年,我大伯已经退休,到了老促会继续发挥余热,有一次他给我打电话问我忙不忙,不忙的话让我去家里接上他送到

两笼画眉窗前挂

●陈永胜

年,实在是评判不出个高下来。总体来说,各有千秋,难分伯仲。就如评价《红楼梦》中的林黛玉和薛宝钗究竟是谁漂亮一样,不同的读者会有不同的答案;或者即使是同一位读者,在不同的心境下,也会有不同的答案。

记得是2005年初夏的一天,我从操场街老杜手里买来两笼画眉,多少钱记不清了,反正也不算贵。老杜是连笼带鸟一起卖给我的,他说,笼子等于白送了你。又说:“这是一对陕西渭南的画眉,我从小养大的,今年已经三岁了,叫口可多哩,声音真洪亮哩。”

说完,老杜给我从他的西南房里道:

“不会呀,不是喂米就行啦?” “哈哈,我还以为你养过画眉哩,你以为是养鹦鹉呀。那我得给你说个方子哩。”看着我迷茫的眼神,老杜继续说,“先把4颗鸡蛋打在碗里,再把5片钙片和4片复合生捣碎撒在鸡蛋碗里搅匀,然后把1斤小米上锅干炒,炒到米花香味出来时关火,倒在一个盆子里,最后把碗里的鸡蛋汁倒在小米上,搅拌均匀,晾干碾碎就行啦。记住没?”

家里笼养的画眉如果养得好,可以活到12岁,甚至15年。这是书上的理论,对于养功老道的人来说,或许可以把画眉养到寿终正寝。对一般的初养者来说,想达到这个目标是难上加难的。老杜的这对画眉,是初夏时节买来的,其中一只初秋时节就死掉了。原来是因为我出了两天差,妻子忘记了给鱼缸里补水,等我第三天回来后,早已死成了个硬坨蛋。

三

养鸣唱类的鸟,最好是一次养两笼以上。这样做是为了便于鸟儿对唱。我那只剩下的画眉自从失去伙伴后,兴致就大不如以前了,鸣叫的声音好像也没以前宏亮了。请教老杜如何是好,他说:“可能是剩下一个的缘故,等明年五

星夜的刁斗,营帐的洞箫,征夫的酒杯,都涂抹着军旅的悲壮色彩。这时耳旁风声中仿佛又传来胡笳的悲音、战马的嘶鸣和刀枪碰撞的喊杀声……

雁门关不单单是一座关隘,更是北扼大同、南控中原的要冲之地。从中原到塞外,必由天险门入,地利门出,从塞外到中原则反其道而行之。地利门和天险门互为犄角之势,南北策应,再加上附近广武的前哨和代州做后勤保障之地,以及延伸到繁峙、原平的附属军事设施和诸多虚实并存的机关设置,真不愧号称“两关四口十八隘”,可谓是中国历史上存在时间最长,建筑结构最复杂,军事功能最完备的戒备森严、固若金汤的战争防御体系。

据说雁门关也不只是以战火绵延的“千年古道”出现,而在战火停歇的和平时期,也曾有过车马、马萧萧、驼铃阵阵的商品贸易的繁荣场面,也曾被称为“千年商道”。明清时期,特别是清后期和民国初期,这里更成为商旅通衢之地。

而今,登临雁门关游览,除凭吊千古英雄人物水河铁马的剑气豪情之外,又怎能忘记八十多年前发生在此地,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战士们的浴血奋战,可歌可泣的战斗史迹呢? 1937年10月18日和21日,八路军120师358旅的716团两次在雁门关伏击了日寇的运输车队,切断了敌人的补给线,有力地支援了忻口战役。而后,八路军125师的769团又深入雁门关下敌占区,奇袭代县阳明堡飞机场,以近战夜战方式,炸毁敌机24架,歼敌百余人,沉重地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,成为当时中外媒体的头条新闻,该团也被誉为中国抗战四大名团之一。

一座雁门关,半部华夏史。而今,长城已不再作为战争屏障,雁门关也卸了盔甲,但英雄的体魄、忠贞的灵魂,智慧的光芒却在历史的洪流中沉淀下来,并提示我们更加珍惜今天安定祥和的幸福生活。

老促会。当时我大伯腿脚不方便,走路蹒跚缓慢,出来的时候手里还拿着两瓶汾酒,我赶紧下车把汾酒从老人手里拿过来放到车上,扶着老人坐到后座。本来我以为我大伯中午要喝酒了,到了老促会后,我把老人先扶下车,转身再拿酒的时候我大伯却制止了我,说让我把汾酒给了我爸爸。原来是农历八月十五前,我爹去我大伯家拜访带了点东西,结果我大伯一定要给我爸回礼,让我儿子来接一趟也是怕直接送到我们家我爸不会收的。即使是对自己的亲弟弟,即使是退休后,我大伯也不会多占别人的便宜,所以和我大伯接触的人对我大伯的评价经常是“那个人很公道”这句话。

虽然我大伯已经去世了,但他老人家的言行举止却感染了我们。每次家庭聚会的时候,我们都会提到他老人家,千言万语都会凝结成一句话“大伯是个好人”,而我们这些人也自然然而地学习他的优良传统。我爸爸脑梗住院手术时,我们全家人都很关心,有联系住院缴费的,有让到家吃饭的,有出院后看望的,有打电话问候的。家人这种互相帮助、相互关怀的亲情,已经融入了我们的血脉之中了,如果我大伯看到这种情况,在天之灵也会感到欣慰吧。

一记耳光

●冯耀

岁月流逝,爹妈给的越来越老化。像牙齿,不仅老化,还松动乃至脱落。可有些东西却越是久远,越是丰厚…… 还是似懂非懂的时候。听人们说:“粪是好东西,庄户人没粪不行”。这无疑是啊家的大理论,经父亲解读“粪盘”(过去农耕下种前先往地里送粪,成圆堆状,防止风干走味,加土拍瓮形,开春拌种抓粪用完留下的底印称“粪盘”)样板,印象深刻,并开始对崇拜。之后,放学回家路上,看见羊粪、驴粪蛋蛋就装进倒插桶,根本没有脏的概念。而且:大人看见还夸编:“喜人的,好娃娃!”如是,美得晕晕乎乎,遂以拾粪为荣,黑洞洞起来,绕村拾7小箩头

期待一场雪

●杨晓兰

一立冬,我就开始盼望着下一场雪,就像春天盼一场雨一样迫切。我觉得,冬天如果没有几场雪来点睛,未免冗长烦闷。

我甚至期待一场大雪,能封门的那种。这种想法似乎有点恶作剧的味儿,说出来极有可能遭到一片骂声。

虽身处塞外寒地,大雪封门的情景也只在镜头中看过,但一下好几寸厚,这一场还没化,下一场又有了的冬天我是经历过的。有一场接一场的雪映照着,冬天就更具清朗阳刚的精神气质。这样的冬天,村道上的积雪被踩得瓷实溜滑,背阴处的积雪能扛到来年春二三月。当天气和暖,万物复苏,雪被下的草芽不误时令,正悄悄萌发。

我喜欢冬天,更喜欢下雪的冬天。铺天盖地的雪下起来了,鸟儿乖乖地上了架,牛羊默默地倒嚼着干草,喜鹊躲进了窝里,就连多嘴多舌的麻雀也噤了声,下雪的世界一派庄严肃静。雪后的早晨,人是被雪的白给晃醒来的。比人更早被晃醒来的还有地上的鸡和狗,棚圈里的牛羊,树上的喜鹊和麻雀。雪停了,天晴了,晴雪初霁,这些被封锁被禁生的生灵们一下子就活跃起来了!

那样的冬天,应该是很冷的,但我忘记了冷,只记住了粉妆玉砌后大地山川一世界的纯白,记住了在雪滑梯上轻盈漂移和屡屡滑倒的惊险刺激,记住了月光与雪光天上下地遥相辉映的清透澄澈——那样的夜晚,对映雪夜谈不再怀疑,那样的夜晚像童话故事一样美丽。

遗憾的是,入冬以来几乎没有下过一场像样的雪,往往是眼看要下了,一阵风把云给刮散了,一场雪就汤汤了。这几年老天爷有点内分泌紊乱,用气象专家们的话说这叫做厄尔尼诺,天气预报说局部有小雪,大致一估摸,我所在的地方似有在“局部”之外。小雪嘛,只要下了,哪怕是一朵也算天气预报没有扯谎。

文人墨客逢雪聚会,人家喝酒赏雪,甚至发展到逃学拾粪。或有所耳闻,抑或监护有方,反正父亲盯上了逃学。一次在半路上拦住,重重给了一记耳光,动静挺大,弄的鼻涕泪襟,惊心动魄,再不敢逃学。原来,父亲固然喜欢拾粪,但更关注儿子深远。作为父亲,他早有触觉旁通,体会到人的成长和粪盘上的庄稼一理。“人不念书是瞎子”。“多念书才能长大”!于是,决心不惜动粗,严教儿子念书。 鬓毫之年,常常怀旧,一杯旧,脸就烧,烧得情怀滚滚:“大江东去,浪淘尽……”但淘不尽的是对父母的感恩和思念,尤其淘不尽父亲那记响亮耳光……

律绝十二首

●庄满

即景

野鸭群戏晚秋浪,神女独偷清早霞。
四眼喷泉白练舞,洪涛望尽雾中花。

游西山

雁家山下雁家湖,飒沓风来满面舒。
一对情人一串笑,无边新绿绣新图。

诗意红梅

老老实实钻进去,堂堂正正跳出来。
活学活用活鱼观,诗意红梅傲雪开。

梅

凌寒独放雪中梅,浮动暗香逐梦归。
单等游人吐心语,相思总是不相违。

去吴佑庄村赏妻妹之房舍

砖木腾空起,五间高正房。
四棵桃李杏,满院洒芬芳。

逛大花房

一派风光绿点燃,千红万紫百娟娟。
仙人喜恋仙人掌,君子爱亲君子兰。
富贵竹中寻雅趣,牡丹花里采新欢。
来来往往云游客,却是携香带玉还。

四圣店村西偶见

万绿林藏一片红,风情顿入镜头中。
双株火炬随身带,嵌进花盆当作灯。

踏浪三泉湾

临风玉树船头笑,戏浪明珠水上游。
趣话尉迟擒海马,英雄从不卧高楼。

水上漂流

漂流水上晒风流,万木森森百鸟啾。
一路清波无限梦,如仙如圣笑千秋。

清水湾纪行

九窟瞭方岸,一排垂钓人。
双鸭飘碎浪,昂首把春寻。

随感

一双小鸟窗前叫,勾起童年那段情。
喂养雀儿三两对,轮流翘翅指间鸣。

利民行登儿女山

眼数盘山路,心量佩玉峰。
高低千树绿,远近万沟明。
风电依依转,流云默默听。
凉亭歇三歇,两柱点双睛。

咏冬

●李义明

阳光渗入寒流中,群星微闪夜朦胧。
老树枝枝叶凋零,唯有松柏绿葱葱。

江河长流上覆冰,鱼翔深底待龙门。
地下三尺有宝气,万物冬眠养精神。

雁燕南去避寒冷,雀鹰巡飞守长空。
老翁围炉话冬趣,丝丝茶香润心声。

人生最暖莫如冬,缄默淡欲情最浓。
冬去春来必由路,花开四季总随性。

期待一场雪

●杨晓兰

岁月流逝,爹妈给的越来越老化。像牙齿,不仅老化,还松动乃至脱落。可有些东西却越是久远,越是丰厚……

还是似懂非懂的时候。听人们说:“粪是好东西,庄户人没粪不行”。这无疑是啊家的大理论,经父亲解读“粪盘”(过去农耕下种前先往地里送粪,成圆堆状,防止风干走味,加土拍瓮形,开春拌种抓粪用完留下的底印称“粪盘”)样板,印象深刻,并开始对崇拜。之后,放学回家路上,看见羊粪、驴粪蛋蛋就装进倒插桶,根本没有脏的概念。而且:大人看见还夸编:“喜人的,好娃娃!”如是,美得晕晕乎乎,遂以拾粪为荣,黑洞洞起来,绕村拾7小箩头

期待一场雪

●杨晓兰

一立冬,我就开始盼望着下一场雪,就像春天盼一场雨一样迫切。我觉得,冬天如果没有几场雪来点睛,未免冗长烦闷。

我甚至期待一场大雪,能封门的那种。这种想法似乎有点恶作剧的味儿,说出来极有可能遭到一片骂声。

虽身处塞外寒地,大雪封门的情景也只在镜头中看过,但一下好几寸厚,这一场还没化,下一场又有了的冬天我是经历过的。有一场接一场的雪映照着,冬天就更具清朗阳刚的精神气质。这样的冬天,村道上的积雪被踩得瓷实溜滑,背阴处的积雪能扛到来年春二三月。当天气和暖,万物复苏,雪被下的草芽不误时令,正悄悄萌发。

我喜欢冬天,更喜欢下雪的冬天。铺天盖地的雪下起来了,鸟儿乖乖地上了架,牛羊默默地倒嚼着干草,喜鹊躲进了窝里,就连多嘴多舌的麻雀也噤了声,下雪的世界一派庄严肃静。雪后的早晨,人是被雪的白给晃醒来的。比人更早被晃醒来的还有地上的鸡和狗,棚圈里的牛羊,树上的喜鹊和麻雀。雪停了,天晴了,晴雪初霁,这些被封锁被禁生的生灵们一下子就活跃起来了!

那样的冬天,应该是很冷的,但我忘记了冷,只记住了粉妆玉砌后大地山川一世界的纯白,记住了在雪滑梯上轻盈漂移和屡屡滑倒的惊险刺激,记住了月光与雪光天上下地遥相辉映的清透澄澈——那样的夜晚,对映雪夜谈不再怀疑,那样的夜晚像童话故事一样美丽。

遗憾的是,入冬以来几乎没有下过一场像样的雪,往往是眼看要下了,一阵风把云给刮散了,一场雪就汤汤了。这几年老天爷有点内分泌紊乱,用气象专家们的话说这叫做厄尔尼诺,天气预报说局部有小雪,大致一估摸,我所在的地方似有在“局部”之外。小雪嘛,只要下了,哪怕是一朵也算天气预报没有扯谎。

文人墨客逢雪聚会,人家喝酒赏